

(嗯.....)

夜晚的街角充满了欲望的味道，就像廉价香水的味道。

赫尔塔坐在喷泉边，看着人来人往。

当你翘起双腿时，大腿白色的皮肤暴露在夜晚的空气中。

我在腰上或背上找不到任何看起来像武器的东西。

一个天真顽皮的年轻女子，只穿着一件薄布。

看到她这样就是她最好的武器。

(...)

最终，他们的目光停了下来。

一个男人在巷子的阴影里注视着她。

从他那件精美的外套和鼓鼓的口袋就可以看出他有一些钱。

男人的目光在赫尔塔裸露的锁骨和大腿之间来回移动。

(这就是正确的肥羊)

赫尔塔在心里舔了舔舌头，当她的目光与男人的目光相遇的那一刻，她调皮地笑了。

随着一声邀请，男人向前迈出了一步。

“嘿，姑娘。你一个人吗？”

“是啊，我只是无聊而已。”

赫尔塔轻轻地从喷泉上跳了起来。

在男人的眼前，他落地不稳，绊了一跤。

男人惊慌失措地抓住了她的手臂。

当男人滚烫的手掌触碰赫尔塔裸露的皮肤时，他的喉咙发出了轻微的声音。

“这很危险.....一个好女孩不应该在这么晚的时候一个人呆着。”

“呵呵，也许你不是个好女孩。”

赫尔塔用食指抚过男人的胸口，抬头看着他的眼睛。

他用甜美、融化的声音低声说道。

“你能带我去一个更有趣的地方吗？如果能看到更刺激的东西就好了。”

男人的脸色放松了下来。

猎物咬住诱饵的那一刻脸上露出愚蠢的表情。

赫尔塔在心里轻笑了一声。

表演很完美。

两人走进了一条荒无人烟的后巷。

鹅卵石潮湿的回声。

男人的双手搂住赫尔塔的腰，粗重的呼吸拂过她的脖颈。

赫尔塔屈服了，转用双臂搂住男人的脖子，把他拉得更近。

“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哦，好吧。那太好了。”

就在男人凑近自己唇瓣的那一刻。

一把极薄的毒刃，无声无息地从赫尔塔右手的袖口滑出。

长约三英寸的针状致命武器。

男人不可能注意到这一点。

她很自然地将刀尖碰在男人的背上，就像是在爱抚他。

“嘿”

“嗯，啊？”

“不痛吗？”

当我低声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快速地刺了一下。

一把毒刃从第四根肋骨之间滑过，刺穿了。

男人睁大了眼睛。

她的嘴唇抽动着，想要尖叫些什么，但迅速扩散到肺部的神经毒素已经麻痹了她的声带。

在赫尔塔的怀里，男人的身体突然变得沉重，弯成狗腿状。

“嘘。安静点，好吗？”

她一边低声说着，一边抓起男人倒下的身体，将他放在了巷子的黑暗里。

男人全身抽搐，抬头看着赫尔塔。

她眼中映出的，不再是先前少女不羁的笑容，而是冰冷淡漠的光芒。

“谢谢你请客吃饭。”

赫尔塔把手伸进男人的口袋，找到了一个皮包。

重量重。

我没有检查里面的东西，就把它扔进了腰间的一个隐藏的袋子里。

那人已经停止了动作。

这只是后巷里的大件垃圾。

（那么现在……下次什么时候？）

赫尔塔站了起来，用斗篷的衬里擦去毒刃上的少量血迹，然后将其放回袖子里。

寒冷的夜风轻抚着你的肌肤。

她再次转向喧嚣的城市。

他的脚步很轻，背上没有背任何东西。

•
•
•

（嗯？那是什么？）

赫尔塔找到了新的猎物。

一个迟钝的人在喷泉附近徘徊。

他穿着简单的旅行装备，似乎没有携带任何武器。

她眼神空洞，似乎与周围的气氛格格不入。

（也许他是一个刚从某个地方回来的旅行者。）

无论如何，天真的肥羊是一个方便的伙伴。

和往常一样，赫尔塔迈着轻快的步伐向男人走近。

“喂，你一个人吗？看来你有点迷路了。”

男人看着赫尔塔，神情有些惊讶，然后笑了。

“哦，好吧。只是观光一下。你能告诉我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

（观光？嗯，像这样的地方？）

他实在是太天真了。

赫尔塔心里哼了一声，表面却笑得很甜。

“没事，这里又好又安静。”

男人嘀咕了一声：“我明白了。”然后就乖乖地跟在了赫尔塔的身后。

（还有，不知道能不能体验一些有趣的风土人情？）

那位旅者……身为时空旅者的卡加米，心中如此想着。

虽然这个女孩作为一个商人的态度有些可疑，但旅行中发生的任何事件都同样有趣。

赫尔塔来到了她常去的地方，在一条后巷。

石头路面的潮湿气味。

周围没有人。

赫尔塔转身面对男人，用双臂诱人地搂住他的脖子。

“在这里，没有人会打扰我。”

当卡加米回答“是”的时候，一把毒刃从赫尔塔的袖口滑落。

“是的，你可以睡一会儿了。”

快速的移动到了男人的背后。

一清。

金属声响起，传回手上的冲击力却没有撕裂肉体的感觉。

很难。

它就像岩石或铁。

“呃……？”

赫尔塔的身体僵硬了。

“我明白了，这就是窍门。”

男人面无表情，甚至还笑得很开心。

背后的衣服有一道小破口，但下面的皮肤却没有一丝划痕。

“这很常见，但你很擅长。这很重要。”

当他们说这句话时，他们甚至鼓起掌来。

如果赫尔塔稍加留意的话，她一定会发现卡加米在撕破的当地衣服下面穿着从异世界带来的薄薄的强化衣服。

（也许这家伙是个法师！？）

赫尔塔根据她的知识范围做出了这个决定。

像她这样住在后巷的人几乎与魔法师没有任何联系，也从未真正见过魔法师。

不过，我听说有一些技艺高超的魔法师，也就是法师，会使用击退剑和箭的防御术。

糟糕，我失败了。

人们注意到了。

她立即改变方向，松开武器，趴在地上。

为了在后巷生存，固执和骄傲不但没有用，反而是致命的。

「喂！对不起，对不起！我因为缺钱而突然发脾气了！请魔法师大人原谅……！」

发出向后的声音。

她泪流满面，拼命求饶，小偷的眼神消失了，就像一个受惊的女孩。

卡加米有趣地看着她。

“法师？哈哈，我明白了……”

那么，这次就这样吧。

做出决定后，他向高上点了点头。

“嗯，我明白了，既然如此，我就没有受伤，你可以走了。”

说完，他摆了摆手，轻松转身就走。

（谢谢…！）

赫尔塔松了口气。

然而，下一刻，他的胸口深处，开始涌动着阴暗的情绪。

（.....他转过身去。他现在毫无防备了。）

看来他们之前就怀疑我们是想陷害他们，所以他们一定是提前对他们施加了某种防护魔法。

无论多么强大的法师，如果被突然从背后刺穿，他都会死。

就算毒不起作用，只要刺入心脏.....

（如果你是一名熟练的法师，你可能有一些可以赚钱的东西。）

不管你的技术有多好，如果你是一个如此可爱的女孩，肯定会有人在某个地方殴打你，剥光你的衣服，然后把你扔进下水道。

（那我现在杀了你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我做错了什么，他可能会杀了我，但既然我能让他瞬间好受，又不会让他受苦，我想这样也不错。

赫尔塔迅速将思绪集中在脑海中，一声不吭地站了起来。

就像弹簧一样，他跳到了卡加米的背上。

（我明白了！去死吧！）

卡加米连头都没回，就好像没有注意到一样。

赫尔塔以致命的力量将剑刺出，想要将剑从他的肋骨间滑过，瞬间刺入他的心脏。

「——嘎！？」

顿时，轰隆一声巨响，一道苍白的光芒炸开，给她的全身带来了巨大的震动。

还没等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的意识就变黑了。

“你求饶了，然后又从背后袭击我，是吗？”

卡加米一边嘟哝着，一边耸了耸肩，低头看着倒在石板路上、浑身抽搐的赫尔塔。

我怀疑她是真的投降，所以在她转身的时候我开启了套装的自动反击功能。

留下它作为屏障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它要攻击你两次，你可能就得忍受一些痛苦了。

“有不放弃的精神固然很好，但我觉得这有点太粗心了。在你们的世界里不是有一些熟练的法师总是用结界魔法来保护自己，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

嗯，她看起来像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女人，所以也许她不知道这一点。

没有任何反应，身体的抽搐也开始减弱，卡加米弯下腰查看她的情况。

「.....啊。你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吧？」

看来自动反击型电击枪的输出对她来说有点太强了。

这是一种通过对生物电流而不是物理冲击的强烈干预来暂时或不可逆转地停止身体功能（包括心脏跳动）的装置，所以情况可能就是这样。

“他们用原始的刀片攻击你，所以我猜加吉特会反击，认为他正在对付一只挥舞着爪子的熊什么的？好吧，这并不重要。”

卡加米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开始思考该如何处置这个家伙。

我可以再给他一次电击，让他的心脏重新跳动，但即使没有任何危险，但对于想要杀死我的人来说，没有理由这样做。

如果我只是把它留在这里，什么也不做就离开，我不介意，但以如此有趣的经历结束会有点平淡。

.....

「.....啊，是这样啊。」

我刚刚决定我是一名法师。

那么，就用这具尸体吧。

卡加米做出决定后，立刻拿出了‘简易人体改造机’，开始进行设置。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移动尸体并将其当作不死者之类的东西来使用的法师，就叫死灵法师或死灵法师吧？」

看起来我们现在可以让她复苏，但我们会让她死，然后把她变成一团蛋白质。

我用非魔法工具的力量重新创造了它。

“我是创造它的人，所以你的余生都是我的，所以没问题.....我想死灵法师就是这样的。”

我确信有一些不死生物会吃尸体的肉并吸食尸体的血，但我认为他们基本上不吃任何东西，甚至不睡觉。

我可能会担心它的能量来源是什么，是否会妨碍它维持活动的能力，但我会照着做，确保它不用吃饭、不用睡觉。

“效率低下的有机燃烧反应器官留作摆设，实际运转的能源是一次性量子驱动电池.....”

虽然是一次性的，但只要能维持人的生命，几百年应该没问题，所以说说不定会成为不朽的东西。

“还有，调整一下反应，让它看起来像一个绝对听从施法者的傀儡。”

完成必要的设置后，他将改造后的机器电极按在了赫尔塔的额头上，开始了“重写”和“电源转换/重新激活”治疗。

“——吉.....”

顿时，她本该结束生命活动的身体猛然一动，口中开始发出呻吟般的声音。

体验版到此结束。
请在正式版中继续阅读！